

不完美英雄：格式塔理论解读人物形象的建构过程

杨莹

(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E·H·冈布里奇关于艺术创作的格式塔理论解答了艺术形象再现的建构机制以及观者在此过程中担任的角色, 试图通过利用该理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 即“图式与修正”和“制作与匹配”, 对18世纪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的主人公汤姆·琼斯的人物形象进行解读。在该小说的释读中, 读者不再是被动地参与, 而是经历了一个心理建构的历程: 由图式阶段形成的汤姆的天真、善良、热心, 逐渐通过“制作与匹配”的途径, 发现了汤姆自身存在的生活不检点、道德立场不强等劣根性, 与之前印象比较形成反差, 逐步与作家菲尔丁的创作意图靠近, 通过这样一个“修正”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与作家意图一致的人物形象, 即汤姆·琼斯呈现出一个不完美英雄的形象: 一个热心、正义却也不乏各种缺点的圆形人物, 进而也使该人物形象更为真实、更贴近生活、贴近读者, 让读者产生一种意犹未尽之感。

关键词: E·H·冈布里奇; 汤姆·琼斯; 图式与修正; 制作与匹配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5)03-0247-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3.010

Imperfect Hero: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om Jones in Perspective of Gestalt Theory

Yang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E. H. Gombrich's gestalt theory on artistic creation explains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artistic characters as wells as the roles of observers. The author intends to employ two important concepts, namely schema & correction and making & match of the theory to interpret the image of Tom Jones, the protagonist in the 18th-century novel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During the interpretation, readers are not passive participants but undergo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y are first impressed by Tom's innocence and warm-heartedness created by schema. Then they are encountered with a loose sense of morality and profligacy in him against the previous image via the making and match stage, gradually coming near Fielding's writing intention. In the end, an imperfect image of the hero Tom Jones in line with Fielding's writing intention is gradually formed after the correction stage: Tom is a round character with a warm and righteous heart with human frailties, which makes him real to life and close to readers, creating a far-reaching aesthetic effect upon readers.

Keywords: E. H. Gombrich; Tom Jones; schema & correction; making & match

收稿日期: 2014-04-17

作者简介: 杨莹 (1988-), 女, 助教。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E-mail: crystalyy1019@hotmail.com

在现当代菲尔丁研究中,《汤姆·琼斯》被誉为英国小说中结构最完美的作品之一,是菲尔丁小说艺术日臻成熟的表现^{[1]197}。其中,菲尔丁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主人公汤姆·琼斯打破了英国小说启蒙时代所具有的完美的主人公形象,富有实验性又颇具争议。国内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比文学层面,如对比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说书人”和《汤姆·琼斯》中的叙述者角色^[2];小说家之间的创作比较^[3-4];或者进行共时研究,如《红楼梦》和《汤姆·琼斯》在作者与读者关系、审美教育、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异同^[5]。但可以看到,对于阅读过程中读者对主人公汤姆的解读,汤姆人物形象的建构过程鲜有涉及,尝试引入冈布里奇关于艺术形象再现的格式塔心理学理论阐释汤姆人物形象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空缺状态。人们认为,读者是小说的“观察者”,“观看着”汤姆一步步的成长,主要参与了汤姆形象的建构过程。不能否认作者菲尔丁造就了汤姆·琼斯的人物形象,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该人物形象的阐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实为将有关人物形象的碎片逐渐整合从而形成与作家写作意图相一致的格式塔心理过程。本文借助冈布里奇结合格式塔心理学解读艺术作品的理论,通过从图式与修正、制造与匹配的过程,展示读者解读汤姆·琼斯人物形象逐渐凸显的心理建构过程。

一、冈布里奇格式塔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格式塔理论认为,视觉感知是一个形成性过程,其最终结果是由观察者“看”出来的。冈布里奇则将格式塔心理学概念引入艺术创作中,认为艺术的再现并非完全模仿观察者所“看”到的,因为不存在纯粹的“看”,“看”是包含着心理过程,根据“图式与修正”的相互作用而发展变化^{[6]43-56}。

“图式-修正”、“制作-匹配”是著名艺术史学家冈布里奇构建的视觉艺术心理的知觉模式框架。这种模式也为释读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它将观察者,即读者融入作品之中,在对小说主人公进行不断的假定与修正,在这个过程中,对主人公的解读不再是“ $1+1=2$ ”的量化关系,而是给人以“ $1+1>2$ ”的意犹未尽之感,让主人公

的形象更为丰满,也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释读体验。“图式”指由经验、学习而来在大脑皮层上留下长时记忆痕迹的观念模式^[7]。在小说释读过程中,“图式”可理解为读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即读者对人物形象判断的一种心理定向,使得他们形成对人物形象的知觉期待,从而寻求小说中与图式相对等的刺激,根据这种刺激对期待不断进行“修正”,直到期待完善化,形成具体全面的人物形象^[8]。在“图式-修正”过程中,不能忽视冈布里奇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即“制造和匹配”^[9]。制造,即读者对小说人物形象在预先图式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深入理解文本,之后再再进行“匹配”。通过“匹配”小说人物前后不同或一致的表现,从而达到修正人物形象的目的,使得人物形象逐步接近并最终与作家设定人物的意图匹配一致,读者则在再现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获得愉悦。

W·伊瑟尔谈及菲尔丁小说特点时,认为菲尔丁小说没有限制在说服、教育读者的目的。而是在阅读过程中,做了一种转换,如Booth W在谈及与小说的联系时所说:“简单说来,作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形象以及他的读者的形象;他用创造第二自我的方式看待其读者,由此最成功的小说释读应当是作家和读者能够达到完全一致的意见。”^{[10]295}而冈布里奇格式塔理论下的艺术作品人物释读,观察者(读者)正是通过“图式-修正”过程不断进行“制造”和“匹配”,从而不断地推进人物形象的形成,逐步靠近作家的创作意图。

实际上,菲尔丁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对于汤姆人物形象的定位,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即“倘若你喜欢十全十美的人物,那么时下有的是可以满足你这种嗜好的作品;然而我们涉世以来从未遇到过那样的人,我们也就不想在本书里去写他”^{[11]573}。他同时又提醒读者,对于像汤姆这样的主人公,读者不应该由于其不够完美就说他坏,这也为格式塔理论建构人物形象提供了可行性。

《汤姆·琼斯》共18卷,分为三个部分,1至6卷为第一部分,主要描绘了汤姆在奥尔华绥家逐渐成长的过程,这一部分也为读者对其形象的解读提供了“图式”;7至12卷为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了汤姆被赶出奥尔华绥家之后的一路上经历的坎坷,这个阶段读者将经历对汤姆形象的修正;13至18卷为最后一个部分,主要叙述了汤姆在伦敦大都会经历的种种,最终得到成长,达成误会解

除、亲人相认、爱人团聚的大团圆结局。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各种事件的相互作用下，读者通过“制作与比较”汤姆前后形象的异同，达到修正先前完美形象的目的，最终再现汤姆不完美英雄的形象，也正是整个解读过程的价值所在。

二、图式阶段：乐于助人、慷慨解囊的汤姆

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他们以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主张，以及他们关注现世生活的价值取向弱化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宫廷格调和宗教气息，使注重叙述普通人现世生活的写实主义成为文学的主潮^{[4]154}。菲尔丁笔下的汤姆·琼斯也是设定在现世底层的一个人物，第一部分的6卷主要描述了汤姆成年以前的乡间生活，尽管出身卑微（孤儿），但在奥尔华绥先生的庇护下，无忧无虑地成长，是个富有魅力的英国乡村青年。在这个阶段，读者对于这个年轻人的形象建构则停留在“图式”层面，通过汤姆与周遭世界的接触，获得了其人物形象的有限信息。

汤姆在这一阶段看到在奥尔华绥管辖的乌托邦式的片区中，也有一些家庭还遭受着贫困的痛苦。经过了偷猎事件之后，奥尔华绥把家中的看猎人黑乔治辞退了，令其家庭一度陷入贫困，汤姆发现后，忍痛将奥尔华绥赠与他的小马卖了，将所得的钱一分不少地拿去救济黑乔治一家。他这样默默无闻的义举遭到了家庭牧师的拷问，直到奥尔华绥先生亲口问及时，他才说出了实情。

汤姆回答说：“自从您把可怜的看猎场的开除以后，他那一大家子挨饿受冻，快要活不下去了。我不忍看到他们饿着肚子，光着身子，而同时明知他们这一切灾难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实在不忍，真是万分地不忍。”说到这里，他脸上淌下两行热泪。接着又说：“我是为了搭救他们一家人的性命，才把您那件宝贵的礼物卖掉的，尽管我非常珍爱它。我是为他们才卖的马，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我自己一文也没留。”

奥尔华绥先生听完这话，默默地在那里呆了一会儿，还没开口，就忍不住流下泪来^{[11]136}。

汤姆不忍“看到他们饿着肚子，光着身子”^{[11]136}，这样的担当以及由衷的善良让奥尔华绥

也不禁感动落泪，经过这样的义举，乡间的百姓也对汤姆大为赞赏，他的善良、宽厚、豪爽、侠义，构成了他性格的主色调^{[4]155}，即逐步形成读者心里的“图式”形象。

在感情方面，汤姆从小和苏菲亚青梅竹马，但他介于出身卑贱不敢多想。然而只要苏菲亚有什么闪失，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冲出来。在从受惊的马下救了苏菲亚之后，汤姆的左手臂也不幸骨折了，然而还是佯装没事地搀扶着她回家。

苏菲亚马上惊呼起来：“您折断了胳膊？可了不得！”

“怕是真的折断了，小姐，”琼斯说，“可是让我先来照顾您吧。我的右臂还能为您效劳，我可以扶您走过这块地，然后没几步就到您府上啦。”

看到汤姆耷拉着左臂，用右臂搀扶着自己，苏菲亚对汤姆折断手臂一事深信不疑了。这时，她的脸色比刚才受惊时还要苍白多了^{[11]203}。

未成年的汤姆在对待乡里人以及恋人时的热忱态度与慷慨义举，使得读者建立对汤姆的“预先图式”，即汤姆为人善良、待人宽厚、用情专一，由此，读者对汤姆日后的所作所为产生一种知觉期待，即汤姆是一个完美的人物。

三、制作与匹配阶段：汤姆的图式形象被扭曲、重构

第二部分带着英国流浪汉小说的印记，汤姆经布利非诬陷之后，被奥尔华绥先生逐出家门，从此踏上了流浪之路，历经磨难与考验，而此时读者在图式阶段形成的形象与期待逐渐开始模糊、扭曲。

在与布利非周旋的过程中，汤姆的百口莫辩与图式阶段并不匹配，他处于消极的境地，使得读者对其产生同情的心理，在汤姆与布利非勾心斗角、奥尔华绥听信谗言的情况下，汤姆变得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与图式阶段他积极应对各种世事、慷慨健康的完美形象截然不同，迫使读者开始对其形象重新制作。

在从军不顺之后，和仆人巴特里奇重新启程之时，夜助山中人的片段对汤姆而言无疑充满暗示与象征意味。山中人与汤姆的交谈中，谈到自己在伦敦堕落、走投无路、归隐一事，暗示着汤姆前往大城市伦敦之路充满诱惑与艰险，读者此时也即将踏上对汤姆形象修正的旅途。

那个曾经道德高尚的汤姆抵御不了诱惑,头脑发热了,在厄普顿出手救了歹人手下少妇沃特太太,这样的英勇义举与图式阶段汤姆为仆人黑乔治一家慷慨解囊的热心相匹配。然而,菲尔丁的意图不在于粉饰这个英雄,于是在厄普顿旅舍汤姆经不住这位太太的诱惑,为情欲冲昏头脑,就与她厮混,全然将挚爱苏菲亚抛在脑后。如果说在乡下同毛丽的厮混算是年少气盛、不谙世事的话,那么此时成年后的汤姆做出这样道德低下的事情,实在与一个完美英雄的形象不匹配,读者开始在这样的对比下“制造”出一个冲动、道德观念摇摆的男子形象,他的冲动与之前的仁义之举比较,在读者心理建构过程中形成一个落差。

在谈判时,美人儿十分巧妙而且不动声色地继续进攻,因此,在她再度发动攻势以前,她就差不多已经征服了我们这位主人公的心。老实说,琼斯先生所进行的恐怕只是一种假作姿态的防御战,他背信弃义,不去充分衡量和美丽的苏菲亚缔结的盟约,将要塞双手献给了对方。一句话,这场爱情上的谈判一告结束,那位夫人就漫不经心地让自己颈上的帕子坠在地上而露出了皇家炮台。于是,琼斯先生的心也就立即完全被俘,而这位妩媚的征服者也就一如过去,享受着胜利的果实^{[11]557}。

汤姆在厄普顿偶然发现竟同苏菲亚同住一个旅舍,得知苏菲亚因知晓其浪荡之事愤恨离开后,琼斯对自己在激情之下所做的荒唐事懊悔不已,赶忙启程追赶心中的挚爱。这一阶段汤姆的人物形象与图式阶段渐渐不匹配,读者眼中的汤姆形象开始重新得以“制作”:汤姆在踏上伦敦路途中俨然变成了一个落魄的异乡人。读者据此“制造”出来的是个道德底线松垮、易被情欲诱惑的人物形象。

四、修正阶段:汤姆不完美的英雄形象

最后一个部分也是整部小说的高潮部分,以大都会伦敦作为背景,汤姆人物形象的建构由此进入修正阶段。城市在这个阶段带着隐喻的色彩,如果说图式阶段的乡村是毫无忧虑的,制作与匹配阶段的旅店是充满诱惑的,那么在修正阶段的城市遭遇则不断地将汤姆推向道德与情感的中心,读者进入了对汤姆的人物形象修正的最后阶段。

汤姆绝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然而他有烈性人的弱点:他的朋友都承认他有点太容易上火,同

时,他的对头也承认他的脾气很快就会平息下来。他完全不像海洋那样:暴风雨过后,浪头来得反而更加凶猛。看到巴特里奇低头认错,琼斯也立刻软了下来,和他握手,带着和蔼可亲的神色同他絮絮叨叨地谈着体己话儿,同时还严厉地责备着自己,虽然许多善良的读者对他的责备要比那还要严厉一倍也不止^{[11]745-746}。

尽管汤姆并非“冷酷无情的人”^{[11]745},也有人性弱点,听不进仆人巴特里奇的劝告便毫不留情地加以“回敬”,吃软不吃硬,情绪有些反复无常,这也为汤姆后来走投无路吃软饭埋下伏笔。

到达伦敦后,汤姆身上近乎身无分文,这时上流贵族贝拉斯顿夫人“慷慨解囊”赠予50磅。回到公寓听到房东密勒太太讲述表妹一家的穷苦生活,汤姆把自己的钱袋交给她,“请她斟酌看应该送那可怜的一家多少,就送多少”^{[11]794}。他极富同情心的一面又突显出来,与图式阶段的形象相匹配。

然而,汤姆最终还是屈服于贝拉斯顿夫人的包养,供他在伦敦的艰难时日得以吃穿无忧。

汤姆一方面看出种种令人扫兴的地方,另一方面仍旧深深感到自己欠夫人的情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出夫人给他那许多好处是出自一种狂烈的情欲,自知如果不用同样狂烈的情欲去酬答,夫人必然会认为他忘恩负义——更糟的是,他也会认为自己是忘恩负义。他明白夫人在给他这一切好处时不言而喻的用意。可是既然他拮据得非接受夫人的恩泽不可,那么他认为从道义上着想,就必须付出代价……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凡是无力偿还债务,必须给债主充当奴才。基于这一伟大公理,他就把自己奉献给贝拉斯顿夫人了^{[11]797}。

在这个人物形象修正的阶段,读者明显地通过汤姆遭受的一系列诱惑和苦难逐渐将图式、制作与匹配阶段形成的形象碎片拼凑起来,成为格式塔:虽然在男女之事上,汤姆缺少道德底线,但在助人方面他毫不吝啬,亲自出面帮助密勒太太家的大女儿出面,赢得了耐廷盖尔,让他们得以结婚,结合成幸福的家庭。在经历了贝拉斯顿夫人事件之后,他最终得以摆脱,但同时也没有生活来源了,正当一贵妇对其抛出橄榄枝的时候,主人公这一次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决心再也不背叛苏菲亚而婉拒了对方。

不论汤姆天性里有怎样不务正的倾向,由于这位善良人的熏陶,以及同既美貌又贤淑的苏菲亚的

结合，他还是改正过来了。他并且对过去糊涂行为的反省中，学会了在他这样生气蓬勃的人身上罕见的谨慎和稳重^{[11]1103}。

经过牢狱之灾、真相大白的坎坷后，结尾处，读者不难看到，经历城市种种污秽之后，汤姆回到了乡间和妻子、舅舅等亲眷再次过上了无忧的生活。尽管小说开头与结尾同样以皆大欢喜为基调，但不同的是，主人公汤姆·琼斯在经历了路途中各种诱惑与考验之后，日渐成熟，在爱妻和善良人舅舅的熏陶之下，“学会了在他这样生气蓬勃的人身上罕见的谨慎和稳重”^{[11]1103}。在汤姆人物形象的释读过程中，人们无法忽视观者（读者）在其中的参与作用，在冈布里奇看来，观者（读者）是艺术全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译码终端”，即正是在观者那里，艺术品才实现了向知觉对象、审美对象的转化^{[7]130}。

五、结束语

冈布里奇关于艺术创作的格式塔理论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他将读者视为小说释读的主体，读者主动地参与到《汤姆·琼斯》主人公汤姆人物形象的心理建构过程中。图式-制作与比较-修正三个阶段也正是读者不断接近、形成汤姆人物形象的建构过程：图式阶段为小说的第一部分，读者建构汤姆人物形象的过程主要受其心理定势影响，形成了对汤姆道德高尚、乐于助人、雪中送炭的知觉期待；在第二阶段的制作与匹配过程中，汤姆在图式阶段为读者所期待的扁平英雄形象逐渐开始动摇，读者通过拿他与剧中人物、途中诱惑相比，在种种考验中，英雄的形象逐渐开始扭曲，而越加接近菲尔丁创作初衷，即“不完美英雄”，读者眼中“制造”出来的汤姆形象由此加入

了意志力不坚定、感情泛滥等劣根性特征；在修正阶段，读者来到乌烟瘴气的城市，通过城市中的各种戏剧性事件的考验，汤姆最终在爱人、家人的帮助下回到了仍旧一片祥和的乡村，他作为圆形人物的英雄形象也进一步得到印证：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英雄，道德情感总有些显而易见的瑕疵，但心中仍留存着真善美。这与菲尔丁的创作意图匹配，最终达到一致的效果，这也使得这个不完美英雄显得可爱，读起来也更为真实。

参考文献：

- [1] 刘意青. 英国18世纪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2] 陈琳. “说书人”与《汤姆·琼斯》中的叙述者[J].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50(1): 45-48.
- [3] 许静. 莫言与亨利·菲尔丁在人物塑造上的比较[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09, (04): 61-62.
- [4] 杨春艳. 《弃儿汤姆·琼斯史》与《围城》的比较[J].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0(1): 154-155.
- [5] 孟玲玲. 多角度比较分析《红楼梦》与《汤姆·琼斯》[J]. 大学英语(学术版), 2011, 8(1): 157-159.
- [6] Iser W. How to Do Theory [M]. Hous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 [7] 周彦. 视觉艺术心理的历时性考察——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研究[J]. 文艺研究. 1987(1): 116-133.
- [8] 周彦. 图式与修正——冈布里奇和他的《艺术与幻觉》[J]. 读书, 1988(5): 112-118.
- [9] E·H·冈布里奇. 艺术与幻觉[M]. 卢晓华, 译.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8.
- [10] 张中载. 20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11] 亨利·菲尔丁.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M]. 萧乾, 李从弼,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编辑: 朱渭波)